

## 《英国发展报告(2015-2016)》发布会暨“英国脱欧与中英关系”论坛综述

夏 添

2015年12月14日,由北京外国语大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中国欧洲学会英国研究分会联合主办,北京外国语大学英国研究中心和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承办的《英国蓝皮书:英国发展报告(2015-2016)》发布会暨“英国脱欧与中英关系”论坛在京举行。来自中国社科院、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和北京外国语大学等十几家学术机构的皮书作者、编者,英国驻华大使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及新闻媒体等单位代表70余人参加了会议。

《英国发展报告(2015-2016)》由北京外国语大学英国研究中心和中国欧洲学会英国研究分会共同组织编写,追踪了2015年5月以来英国内政外交、经济社会的走势,聚焦2016年6月举世瞩目的英国脱欧公投的进程,分析、预判英国脱欧对英国自身政治经济发展、欧洲一体化、全球化进程、世界政治经济格局乃至中英关系所产生的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北京外国语大学校长彭龙在发布会致辞中指出,《英国蓝皮书》是北外教育部国别和区域研究基地建设的最新成果,学校将进一步发挥多语种、多学科的优势,推动各学科与国别区域研究的有机结合,主动服务国家战略。社会科

学文献出版社总编辑杨群在致辞中提出,《英国发展报告》是北外英国研究中心与国内同行协同合作所取得的成果。英国驻华使馆公使衔参赞罗帝思(Tim Losty)就脱欧后英国面临的变局、中英关系的走势发表了演讲。

《英国蓝皮书》主编、北京外国语大学英国研究中心主任王展鹏围绕皮书主题报告作了发言。他结合《英国蓝皮书》2016年度报告的“英国脱欧公投与英欧关系”及“英国脱欧背景下的中英关系”两大主题,分析了英国脱欧的原因及其影响,对2015年大选后常态化的政策发展及英国脱欧、保守党政府更迭这一变局进行了解读,并就中英发展战略对接、中企在英并购投资、英国产业结构调整、英国国际秩序观演变、英国创意文化产业的发展经验等前沿问题进行了探讨。

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所长黄平在对英国蓝皮书主题报告的点评中指出,英国脱欧为英国研究和欧洲研究提出了新课题。中国学者在分析英国脱欧的原因,追踪英欧关系发展走向等问题的同时,需要对英国未来的国际角色、中英关系、欧洲一体化的未来乃至全球化的发展做更深入的思考。他特别提出了值得学术界进一步观察的三个问题。其一,摆脱欧盟框

架束缚的英国将变得更加封闭、更加内倾,还是更加开放、更加接纳全球化;未来的英国是全球性力量还是地区性力量。这对认识全球治理和中英全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走向至关重要。其二,英国脱欧后,欧洲一体化是会深入发展还是去一体化进程加快。在没有英国的欧盟内部,德国和法国将发挥怎样的领导作用。其三,英国脱欧和欧洲一体化面临的问题是否意味着全球范围内跨越民族国家的全球化进程放缓,逆全球化进程将如何发展等。

在“英国脱欧与中英关系论坛”发言环节,中国前驻英国大使马振岗认为,不能孤立看待英国脱欧问题,而应把英国脱欧作为国际现象的一种反映。特朗普赢得美国大选,欧洲的局势进一步变化,整个国际形势会如何发展、产生怎样的影响,应进行深层次的思考。当前世界处于剧烈变革之中,“变”和“乱”可谓近年的关键词。以往这两个词容易令人联想到中东、撒哈拉以南的非洲等地区;而今天却发生在西方世界的核心国家——英国和美国。英国公投和美国大选的结果都反映出了当下的反全球化思潮,其对于国际格局的冲击和影响必须引起重视,对二战后的国际秩序形成多大程度的冲击也值得关注。在英国脱欧对中英关系的影响问题上,马振岗大使认为,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中英两国仍将坚持“黄金时代”共识,拓展务实合作,但也需注意到英国政府忙于加强国内团结和应对脱欧带来的负面效应。总之,英国在政治外交、意识形态等方面有其固有点,不会因脱欧而在一夜之间发生改变,应结合英国的历史文化和外交传统加以认识。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院长冯仲平认为,尽管目前脱欧在程序上还会有波折,而且不

一定按照普遍预期的方式进行,但英国脱欧事件基本已不可逆转。脱欧对西方政治生态的影响可概括为三点:第一,西方政治确有向右转的趋势。在一些国家,极右政党上台,而在更多的国家,极右势力虽未直接执政但产生的影响逐渐加强。2017年德、法大选的结果值得关注。第二,当前几乎所有欧洲国家的政府都在坚持“国内优先”原则。英国新首相上台后表示要关注“国家和社会未能享受经济全球化福利者的诉求”,包括德国在内的欧洲国家政府也均在强调这一点。第三,无论是英国脱欧还是特朗普当选,都很难说会导致全球化彻底逆转,但全球化也不会再按照过去的方式继续发展。当前,反全球化问题在全球化中心地带的边缘化群体中不断加剧,呈现出发达国家“后院起火”的态势,其影响不可低估。从欧盟层面来看,欧洲国家民粹主义势力将在其刺激下进一步发展。欧洲目前的两股力量仍在较量之中,不可能完全倒退至欧盟形成之前的状态,但一体化进程停滞不前有可能成为常态。欧盟的未来依然取决于今后几年欧洲的经济状况,也正因为欧洲经济发展状况并不理想,欧洲局势并不乐观。就脱欧对中英关系的影响而言,广义上讲,即使英国脱欧,也依然是欧洲国家,中英关系仍是中欧关系的一部分。欧洲统一市场对英国非常重要,目前很难确定英国是否会完全退出欧洲大市场,但很可能会出现一种出乎意料的新模式。此外,特朗普上台后,俄美关系的改善、欧洲和美国局势的变化也可能对中英关系、中欧关系造成一定的影响。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北外客座教授丁一凡着重分析了脱欧对英国金融业的影响。他认为,脱欧无疑将对英国金融业在国际

舞台上的地位产生巨大的冲击。作为世界最大的外汇交易市场、美元、欧元的市场交易中心以及最大的人民币离岸交易市场,伦敦从中受益巨大,脱欧会动摇其目前的地位。英国脱欧导致英镑大幅贬值,持续疲软,也意味着英镑购买力下降,但英国的国际贸易却能从中受益,金融业在GDP中的比重反而上升。究其原因在于,英国脱欧使英国金融机构从欧洲大陆回撤资本,反而增加了对本国的投资,但其长期的影响仍有待观察。脱欧是否会对英国的金融地位产生冲击,从根本上看仍取决于巴黎和法兰克福未来的发展定位。虽然目前两地基础设施条件和伦敦相比不具备优势,德法资本流动的自由度也不及英国,但不排除其中长期有取代伦敦的意愿、趋势和潜力。英国能够长期保持全球金融中心地位离不开欧盟的政治支持,如果脱欧后欧盟决策层要求撤回对伦敦欧元交易中心地位的支持,则会大大打击英国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未来这一局面是否出现归根结底还是取决于双方的政治谈判结果。在人民币离岸中心地位问题上,丁一凡教授认为,未来伦敦对人民币交易可能产生更大的依赖性,对人民币投资的兴趣加大,投资开放度和吸引力也将进一步增长,因此,中英关系可能会因脱欧走得更近。但在中企对英投资方面,英镑贬值导致其购买力和支付力下降,投资回报率降低,中国对英投资还必须考虑英国金融地位的变化对其国际收支支付能力的影响。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欧洲所所长崔洪建从两个层面对脱欧后英国的外交政策走向做了判断。一是英国如何设计未来的道路,取决于其政治定位。脱欧后,英国自身的定位将更加复杂,欧洲成为更偏重于地理层面的概念。英国

政府的世界观一直倾向于宣扬自己“全球力量”的定位,采取实用主义的原则,但过分强调实用主义有可能演变为机会主义,即过于重视短期利益而忽视长期战略定位。为了弥补失去欧盟这一平台的损失,英国需要明确当下的资源、平台和机制,加大对现有平台和资源的重视,重新获得对欧盟决策的影响力。目前,英国已更加重视G7等平台,积极塑造自身具有象征意义的全球力量角色,特蕾莎·梅首相重提英国的核力量和朝鲜核问题,也是在宣示英国的全球视野和影响力。此外,北约也将成为英国对欧盟施加影响的平台。二是英国将运用何种工具实现政治外交的目标。脱欧后,英国将强调以主权国家的角色而不是欧洲的一个普通成员来执行外交政策,将更多地利用经济金融力量、安全力量等实现政治外交目标,在工具的选取上会体现更多的灵活性。总而言之,英国在政治上可能会趋于保守,外交政策也可能会从“脚踩两只船”(美欧)向“第三只船”(中国等新兴力量)转变。

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研究员李靖堃分析了脱欧公投背景下英国政治面临的多重困境和危机。她认为,这些困境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首先,英国传统的议会主权原则受到挑战。此次脱欧在一定程度上可视为作为直接民主形式的全民公投对英国议会主权传统的挑战。其次,英国的精英政治/精英民主面临合法性危机。英国脱欧公投的结果带来了精英民主失败、民粹主义获胜的声音,也是西方普遍存在的“反精英”、“反建制”、“反移民”现象的缩影。西方国家是否会抛弃精英民主走向民粹主义,还是将在精英民主和民粹主义之间寻求新的平衡点,依然有待观察。再次,英国政党政治陷入

困局,各党派均面临问题:保守党将继续受到欧洲一体化问题的困扰;工党内部分歧更加严重,民众支持率进一步下降,左右翼力量相较而言右翼更占优势,欧洲左翼政党也普遍面临困境;苏格兰民族党、自由民主党和英国独立党在脱欧公投后也面临着未来发展方向的定位问题。最后,英国的国家统一面临新风险。苏格兰重提独立诉求,北爱尔兰问题潜在的不稳定因素也有所显现。

在论坛的点评环节中,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李永辉提出,论坛的专家发言并未局限于英国脱欧问题本身,而是从西方政治生态整体右转、国际格局与国际秩序的演变、全球化的未来等层面进行分析。这对未来的学术探讨与思考有两点启示:一是中国研究者需要“走到外面来”,跳出问题本身来看问题,避免就事论事,关注更多视角以获得更为全面的认识;二是“沉到下面去”,学术界对英国脱欧、美国大选等事件结果的预测失误,一定程度上是由于看待问题浮于表面,如只听取精英言论和媒体民意调查的误导,应该“走基层”多接触真正的民意。对于脱欧与全球化的关系,他认为,英国在欧洲层面可能会更加地区化(local),在世界层面则会更趋全球化(global),这其实是英国外交传统的反映。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

系学院教授张志洲表示,从美国大选、英国脱欧可以得出结论:西方精英阶层已经越来越难以把控国家政治的发展方向。全球化带来的贫富差距、社会阶层的分化是造成精英阶层和社会底层关注点不同的一个重要原因,社会底层普遍不满,反叛精英政治。全球化本身就会给全球治理带来一定的问题,全球化推进得太快,产生了世界性的不良反应,这也是在世界范围内广泛产生反全球化呼声的原因。这些问题在一定程度上是全球化自身的逻辑带来的,全球化和地区化之间需要寻找新的平衡点。

(作者简介:夏添,北京外国语大学英国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责任编辑:宋晓敏)